

高中國文讀本

諸葛武侯

顧知侯編

黃炎培題

諸葛武侯

諸葛武侯傳

張 拭

諸葛亮字孔明，瑯琊陽都人。蚤孤，從父玄依劉表。亮從玄來荊州，玄死，遂家於南陽隆中。幼與穎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、孟公威遊學。三人務爲精熟，亮獨觀其大略，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，而謂三子曰：『卿等可至郡守、刺史。』問其所志，但笑而不言。公威念鄉欲還，亮曰：『中國饒士大夫遨遊，何必故鄉耶？』稍長，躬耕隴畝，好爲梁父吟，時人莫測也。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，而重龐德公，每獨拜牀下，德公亦稱之爲臥龍，河南名士黃承彥謂亮：『聞君擇婦，身有醜女，才堪相配。』亮許，卽載送之。時人爲之諺曰：『莫學孔明擇婦，正得阿承醜女。』建安十二年，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，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，德操曰：『腐儒俗士，豈識時務？識時務者，在俊傑，此間自有伏龍鳳雛。』問爲誰？曰：『諸葛孔明、龐士元也。』及屯新野，徐庶見左將軍器之，庶曰：『諸葛孔明者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』曰：『君與俱來。』庶曰：『此人可就見，不可屈致，將軍宜枉駕顧』

之。遂詣亮。凡三往，乃見。因屏人曰：『漢室傾頹，奸人竊命，主上蒙塵，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識淺短，遂用猖獗，至於今日；然志則不已，君謂計將安出？』亮曰：『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衆寡；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爲強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擁百萬之衆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民附，賢能爲之用，此可與爲援，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由之成帝業，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蠻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理，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，以向宛、洛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，出於秦川，百姓孰不箪食壺漿，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王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』左將軍曰：『善。』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、張飛等不悅。左將軍曰：『孤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，願諸君勿復言。』亮時年二十七。劉表愛少子琮，長子琦不自安，問亮以計，亮不對。他日，獨與升高樓，撤梯而後問之。

亮曰：『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，重耳在外而安乎？』琦感悟，求出守江夏，明年表卒，琮立。會曹操來侵，琮遣使迎降，而不以告。操兵至宛，左將軍始聞之。亮說曰：『攻琮，荊州可有也。』左將軍不忍，乃引去。荆人多歸之，衆至十餘萬。操引精騎急追，及於長坂。左將軍棄妻子，獨與亮等數十騎，走至夏口。亮曰：『事急矣！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』

時權擁兵柴桑，觀望成敗。亮說權曰：『海內大亂，將軍起兵，據有江東。劉豫州亦收衆漢南，與曹操共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已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震四海，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將軍量力而處之，若能以吳越之衆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當，何不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。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。』權曰：『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？』亮曰：『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衆士仰慕，若水之歸海，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爲之下乎？』權勃然曰：『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衆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』亮曰：『豫州軍雖敗於長坂，今戰士還者，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，劉琦合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，遠來疲弊，聞

追豫州，一日夜行三百餘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也。故兵法忌之曰：「必蹶上將。」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又荊州之民，附操者，逼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將軍誠能命猛將，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力，破操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如此，則荊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，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」權大悅，即遣周瑜、程普、魯肅等，水軍三萬，隨亮詣左將軍，併力拒操，遂破操於赤壁。

左將軍南征收江南，以亮爲軍師中郎將，使督零陵、桂陽、長沙三郡，調賦稅以充軍實。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，治公安。孫權來請結好，左將軍欲往見之，亮以爲不可；左將軍固往，至則周瑜果請留之，權不從。左將軍既歸，嘆曰：「天下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如此。」十六年，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亮、關羽等留守荊。璋命左將軍擊張魯。十七年，返兵擊璋，十八年，圍雒。亮與張飛、趙雲等，泝江定白帝、江州、江陽。十九年，與左將軍會圍成都，成都平。左將軍領益州牧，以亮爲軍師將軍，署左將軍府事。於是並用羣才，凡劉璋所嘗授任，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，悉別其器能，處以顯任。有志之士，無不競勸。亮佐益州，政尙嚴。法正謂亮曰：「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，宜緩刑弛禁，以慰新附。」亮曰：

『秦政苛急，天下士崩；高祖因之，可以弘濟；劉璋闇弱，自茲以來，文法羈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，蜀士人士，專權自恣，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；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，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；榮恩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爲治之要，於斯著矣。』左將軍領兵向漢中，亮鎮守成都，足食足兵。左將軍嘗急調兵，亮以問蜀郡從事楊洪。洪曰：『漢中，益之咽喉，今日之事，男子當戰，女子當運，發兵何疑！』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，調度皆辦，亮用人惟其才能，不論資歷先後。洪初爲李平功曹，及平遷犍爲守，洪已爲蜀郡。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智，舉郡吏數年，拔守廣漢，時洪猶在蜀郡也。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，類如此。

二十一年，曹操爲魏王。二十二年，操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二十四年，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。亮帥羣下，上左將軍爲漢中王，表聞漢帝。時孫權稱藩於操，遂襲殺關羽，取荊州。二十五年，亮勸漢中王誅劉封，封本寇氏之子，王至荊州，以未有繼嗣，育而子之。後與孟達守上庸，關羽呼封，達自助，不肯往。後與達忿爭，達敗降魏，封破敗還成都，亮以封凶猛，易世之後，終難制御，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。是歲冬，曹丕篡立，改元黃初。明年，傳聞漢

帝被弑，漢中王發喪制服，羣下請稱尊號，王未許。亮曰：『曹氏篡漢，天下無主；大王劉氏苗裔，紹世而起，乃其宜也。』王從之。夏四月丙午，卽皇帝位，改元章武，以亮爲丞相，錄尙書事，假節。策曰：『朕遭家不造，奉天大統，兢兢業業，不敢康甯，思靖百姓，懼未能綏。於戲！丞相亮其悉朕意，無怠輔朕之闕，助宣重光，以昭明天下，君其勗哉！』於是置百官，立宗廟，祫祭高皇帝以下，皆亮實左右之。

是歲秋，帝忿關羽之敗，帥諸軍伐吳以報怨，亮留守成都。明年春，亮聞帝兵敗，還永安。嘆曰：『使法孝直在，必能諫上不東行也。』帝不豫。

二年春，召亮會永安，亮至永安。四月，病篤，謂亮曰：『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國，終定大事。嗣子可輔，輔之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』亮涕泣曰：『臣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。』又爲詔戒敕其子曰：『汝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。』帝崩，亮得遺詔，太子卽位於成都，改元建興，封亮武鄉侯，領益州牧，事無鉅細，皆決於亮。亮發教羣下曰：『夫參署者，集衆思慮，廣忠益也。若遠小嫌，難相違覆，曠闕損失，違覆而得中，猶棄敝蹻而獲珠玉，然人心苦不能盡。惟徐元直處茲不惑，又董幼宰參署七年，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，來

相啓告。苟能慕元直之什一，幼宰之殷勤，有忠於國，則亮可以少過矣。」又曰：「初交州平，屢聞得失；後交元直，勤見啓誨。前參事於幼宰，每言則盡；後從事於偉度，數有諫止。雖姿性鄙暗，不能悉納；然與此四子，終始好合，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。」幼宰名和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，偉度，亮主簿胡濟也。

自昭烈駐永安，吳人懼有後圖，復來請和。會昭烈崩，亮方慮恐權有異計，尙書鄧芝見亮曰：「主上幼弱新立，宜遣大使往申吳好。」亮曰：「吾思之久矣，未得其人耳！今始得之。」芝問：「誰？」亮曰：「即使君也。」白遣芝往。孫權悅，通好如初。

亮引一時名士，如蔣琬、張裔等，皆入丞相幕府。又妙簡舊德，使佐益州。於是以秦宓爲別駕，王梁爲功曹，杜微爲主簿，譙周爲勸學從事，皆行義素著，鄉里敬慕之。杜微者，節尤高，自先主定蜀，微常稱病，閉戶不出。及亮辟置，輿而致之。旣至，力求去。亮於與座書曰：「曹丕篡弒自立，是猶土龍、蜀狗之有名也，欲與羣賢，因其邪僞，以正道滅之，不妨大興勞役以向吳、楚。今因不多務，且閉境勸農，育養民物，並治甲兵，以待其挫，然後伐之，可使兵不戰，民不勞，而天下定也。君但當以德輔時，不責君軍事，何爲汲汲求去？」微乃留。

亮更薦爲諫議大夫。

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，殺太守而附吳。吳以闓爲永昌太守。永昌功曹呂凱，府丞王伉，率吏士閉境拒守。闓不能進，使郡人孟獲，誘扇諸髦。牂牁太守朱褒，越雋髦王高定，皆應闓。亮以新遭大喪，亦撫而未討；閉關息民，勸農殖穀。魏司徒華歆等抵亮，諷使稱藩。亮不報書，作正議以示人。其大略曰：『昔世祖創迹舊基，奮羸卒數千，摧莽彊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，據道討淫，不在衆寡。軍誠曰：「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」昔軒轅氏整卒數萬，制四方，定海內；而況以數十萬之衆，據正道而臨有罪，可得而干擬哉！』

三年春，始率衆南征四郡。詔賜金鈇鉞一具，曲蓋一，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，虎賁六十人。亮至南，首表呂闓、王伉執忠守義，拜闓雲南太守，伉永昌太守，並封亭侯，進兵越雋，所在戰捷，遂斬雍闓、高定，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。獲素爲髦漢所服，亮募生致之；旣得，使觀營陣之間。問曰：『此軍何如！』獲曰：『向不知虛實，故敗；今直易勝耳！』亮笑而縱之，使更戰；七戰七擒，而亮猶遣獲，獲止不去，曰：『公天威也。南人不復反矣。』遂至滇池，四郡皆平。卽其渠帥而用之，或以諫亮，亮曰：『若留外人，則當留兵；兵留則無所食。加夷新傷

破，父兄死喪，留外人而無兵，必生患；又蠻累有廢殺之罪，自知釁重，留外人終不相信。今吾欲不留兵運糧，而紀綱粗定，蠻漢粗安，不亦可乎！』迺悉收其豪傑孟獲等，以爲官屬，出其金、銀、丹漆、耕牛、戰馬，以給軍國之用，終亮世鬻不復反。

十二月，亮還至成都，治戎講武，以候大舉。方是時，田疇辟，倉廩實，法度修立，軍旅整理，工械技巧，物究其極，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，疆不侵弱，朝會不譁，道不拾遺，亦無醉人，其餘力所及，官府、次舍、橋梁、道路，無不繕理。

五年三月，亮統諸軍，將北駐漢中，帝下詔曰：『朕聞天地之道，福仁而禍淫。善積者昌，惡積者喪，古今常數也。是以湯武修德而王，桀紂極暴而亡。曩者漢祚中微，網漏兇惡，董卓造難，震蕩京畿，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，內懷無君之心，子丕孤豎，敢尋亂階，盜據神器，更姓改物，世濟其兇。當此之時，皇極幽昧，天下無主，則我帝命隕越於下，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，光續文武，應乾坤之運，出身平難，經營四方，人鬼同謀，百姓與能，兆民欣戴，建位易號，丕承天序，補弊興衰，存復祖業，誕膺皇綱，不墜於地，萬國未靖，早世遐殂。朕以幼冲，繼統鴻基，未習保傅之訓，而嬰祖宗之重。六和壅否，社稷不建，永惟所以，念在匡救。光』

載前緒，未有攸濟，朕甚懼矣。是以夙興夜寐，不敢自逸，每從菲薄，以益國用，勸分務穡，以阜民財，授方任能，以參其聽，斷私降意，以養將士，欲奮劍長驅，指討兇逆，朱旗未舉，而不復殞喪，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。殘類餘醜，又支天禍，恣睢河洛，阻兵未弭。諸葛丞相，弘毅忠壯，忘身憂國，先帝託以天下，以勗朕躬，今授之以旄鉞之重，付之以專命之權，統領步騎二十萬衆，董督元戎，恭行天罰，除患寧亂，克復舊都，在此行也。昔項籍總一疆衆，跨州兼土，所務者大，然卒敗垓下，死於東城，宗族如焚，爲笑千載，皆不以義，凌上虐下故也。今賊效尤，天人所怨，本時宜速，庶憑炎精，祖宗威靈，相助之福，所向必克。吳王孫權，同卹災患，潛軍合謀，犄角其後，涼州諸國王，各遣月氏、康居、胡侯、支富、康植等二十餘人，詣受節度。大軍比出，便欲率將兵馬，奮戈先驅，天命旣集，人事又至，師貞勢并，必無敵矣。夫王者之兵，有征無戰，尊而且義，莫敢抗也。故鳴條之役，兵不血刃，牧野之師，商人倒戈。今旌麾首路，其所經至，亦不欲窮兵黷武。有能棄邪從正，簞食壺漿，迎王師者，國有常典，封寵小大，各有品限。及魏之宗族，枝葉中外，有能規利害，審順逆之數，來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昔輔果絕親於智氏，而蒙全宗之福，此前世之明驗也。若其沉迷不返，將助亂人，不式王

命戮及妻孥，罔有攸赦。廣宣恩威，誅其元帥，弔其殘民。他如詔書律令，丞相其露布天下，使稱朕意焉。」亮命張裔參軍，蔣琬留統府事。辟尹默來敏爲軍祭酒。霍弋、姚仲等皆入幕府。並進文武之士。亮稱之曰：「忠益者莫大於進人，進人者各務其所尙。今姚掾並存剛柔，以廣文武之用，可謂博雅矣。願諸掾各舉此事。」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，對蔣琬等以爲不然，且誹謗先帝，訾毀衆臣。亮奏以爲亂政，廢爲庶人，徙汶山。亮以帝富於春秋，忠邪難辨，深惟根本至計，臨發上疏云云。遂行，屯於沔陽。

亮以轉漕回遠，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，轉運於谷中。孟達既北赴魏，有李鴻者降蜀，爲亮言：「叛人王冲見達，稱：『明公切齒於達，欲收其妻子者。』達曰：『諸葛公見顧有本末，必不爾。』」亮復以書遺達，令自拔。達欲舉新城郡歸蜀。亮至漢中，達每通其情，會魏司馬懿覺，引兵誅達。六年正月，亮在漢中，欲出兵攻魏，與羣下謀之。丞相司馬魏延曰：「魏夏侯楙，少主壻也。怯而無謀，願假延精兵五千，負糧五千，直從褒中出，循秦嶺而東，當子午而北，不過十日，可至長安；比東方相合聚，尙二十許日，而公從斜谷來，亦足以達。如此，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。」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，不用延計。揚聲由斜谷。

取鄆，使將軍趙雲爲疑兵，據箕谷。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軍鄆。亮身率大軍攻祁山。戎陣整齊，號令明肅。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應亮。魏朝恐懼，關中響震。羣臣莫知計所出。魏主叡如長安，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。

初，越、駱太守馬謖才器過人，好論軍計。亮深加器異，及攻南方，謖爲亮言：『攻心爲上。』卒如其計。昭烈臨終謂亮曰：『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』亮以爲不然，以謖爲參軍。每引見，談論自晝達夜。及出軍祁山，謖督諸軍在前，與張郃戰於街亭，違亮節度，舉措煩擾，舍水上山，不下據城。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，從遂大爲郃所敗。士卒離散，獨平將千人自持，收合諸營，遺棄而還。亮屯去謖數里，徐行引退。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，收謖下獄，戮以謝衆，爲之流涕。自臨祭，待其遺孤若平生。蔣琬後詣漢中，問亮：『天下未定，戮智計之士，豈不惜乎？』亮流涕曰：『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用討賊耶！』亮又誅將軍張休、李盛，奪將軍黃襲等兵。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，不至重傷，貶雲位號，旌賞王平，加拜參軍，統五部，進位討寇將軍，封亭侯。上疏自劾曰：『臣以弱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厲三軍。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懼，至有街亭違』

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，咎皆在臣，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軍，卹事多闇，春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』詔以亮爲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所總統如前。

亮之出師，衆纔五萬，或勸亮發兵者，亮曰：『大軍在祁山，箕谷皆多於賊，而不能破賊，爲所破者，則此病不在兵少也，在一人耳！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校變通之道於將來，若不能然者，雖兵多何益！自今以後，諸有忠慮於國，但勤攻吾之闕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死，功可躋足而待矣。』於是考微勞，甄壯烈，引咎責躬，布所失於天下，厲兵講武，以爲後圖，戎士簡練，民忘其敗矣。

亮之出祁山，天水功曹姜維降，亮以其敏於軍事，心存漢室，辟爲室掾，典軍事，平三郡有功，封亭侯。是歲十一月，亮以孫權破曹休，魏兵東下，上疏云云。遂出散關，急攻陳倉；魏遣曹真救陳倉，張郃繼之，會亮糧盡，引去。魏將王雙率騎追亮，亮與戰破之，斬雙。七年春，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、陰平二郡。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，亮次建威，淮退遁，遂拔二郡。蜀人皆以賀亮，亮愀然曰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漢民，國家威力未舉，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，一夫有死，皆亮之罪，以此相賀，能無愧乎？』詔策亮曰：『街亭之敗，咎由

馬謖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，重違君意，順聽所守；前年耀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氏羌，興復二郡，威震凶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抑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也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。」

夏，吳孫權僭稱尊號，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。議者以爲交之無益，名體弗順，宜顯明正義，絕其盟好。亮獨曰：『權有僭逆之心久矣。國家所以略其讐情者，求犄角之援也。今若加顯絕，讐我必深，便當移兵東成，與之角力，須并其士，乃議中原。彼賢才尙多，將相輯睦，未可一朝定也。頓兵相持，坐而須老，使北賊得計，非算之上者。孝文卑詞匈奴，先帝復與吳盟，皆應權通變，弘思遠益，非匹夫之爲分者也。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，不能并力，且志望已滿，無上岸之情，推此，皆似是而非也。何者？其勢不侔。故限江自保，權之不能越江，猶魏賊之不能渡漢，非力有餘，而利不取也。若大軍致討，彼上當分裂其土，以爲後規，下當略民廣境，示武於內，非端坐者也。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，我之北伐，無東顧之憂。河南之衆，不得盡西，此之爲利，亦已深矣。權僭之罪，未宜明也。』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，權約中分天下。

冬，亮徙府營於南山下，原山築漢城於沔陽，築樂城於成固。

八年夏，魏使大司馬曹真，由斜谷率諸將，數道並進。大將軍司馬懿，泝漢水由西城與真會。秋，亮次成固，赤坂以待之，召前將軍李平，將兵二萬赴漢中。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，典平後事。會天大雨，月餘，棧道斷絕。魏主叡令真等引師退。亮使司馬懿延西入羌中，大破魏將費曜、郭淮於陽谿。是歲，亮遷蔣琬爲長史，亮數出外，琬在成都，常足食足兵，以相供給。亮每云：『公琰託志忠雅，當與吾共贊王業者。』

九年二月，亮復出祁山，以木牛流馬及連弩，皆亮所制也。亮圍祁山，招鮮卑軻比能，比能至，北地石城應亮。魏曹真有疾，魏主叡謂司馬懿曰：『西方事重，非君莫可付者。』使西屯長安，督張郃、費曜、戴陵、郭淮等以禦之。三月，懿使曜、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，餘衆悉出救祁山。亮分兵留攻，而自逆懿於上邽。淮、曜等徼亮，亮破之。因大芟其麥，與懿遇於上邽東。懿斂兵依險，兵不敢交，亮引還。懿隨亮至鹵城，又登山掘營不肯戰。其下謂懿曰：『公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！』皆請戰。懿病之。五月，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，自案中路向亮。時蜀兵更下者十二，魏軍始陣，番兵適交，參佐俱言賊衆彊盛，宜權留更卒，張助

聲勢。亮曰：『吾統武行師，大信爲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。更者，束裝以待期，妻子鵠望而計日，雖臨征難，義不廢也。』督遣令行。於是去者願留一戰，止者憤踊思致死命，使魏延、高翔、吳班與懿戰，大破之，獲甲首三千級，懿走保營。六月，亮以糧盡退師，懿使張郃襲攻至木門，亮與戰，又敗之，射死郃。八月，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。方亮在祁山，平掌運事，值天霖雨，糧運不繼，平遣參軍報亮來還，亮承以退，平聞軍退，乃更陽驚曰：『軍糧饒足，何以便歸？』又表帝謂：『軍僞退以誘賊。』亮出其前後手書筆疏本末，平頓首謝罪，於是亮表平罪惡曰：『今篡賊未滅，社稷多難，國事惟和，可以克捷，不可包含以危大業。』遂廢徙焉。平子豐，時爲亮幕府參軍，亮與書曰：『吾與君父子，戮力以獎漢室，謂至心感動，終始可保，何圖中乖。若都護思負一意，君推心從事，否可復通，逝可復還也。』平嘗與亮書，勸受錫進爵。亮報之曰：『吾本東方下士，誤用於先帝，位極人臣，祿賜百億，討賊未效，知已未答，而方寵齊，晉坐自貴大，豈其義乎？若滅魏斬叡，帝還故居，與諸子並升可也。』

亮自是歲冬，以連年出師，息民休士，益勸農講武，運米集斜谷邸閣，三年而後用之。亮用兵出入如賓，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，師止如山，進退如風，出征之日，天下震動，而人